

YINGZHOUJUYUN

颍州菊韻



阜阳市诗词学会

頤州菊韻

辛卯張傳序



《颍州菊韵》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魏建功

主 任 唐东升

副 主 任 尹正昌 杨世新 邢思斌

委 员 金文正 孙建保 侯幼林 刘怒涛 陈国典

文学顾问 王秋生

总 策 划 陈国典

主 编 邢思斌

副 主 编 金文正 孙建保 侯幼林 刘怒涛

主编助理 李 宁

校 对 朱东波

编 审 吕大振

说明

一、本书为专门收集颍州咏菊传统诗词的专集，也是颍州西湖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二、颍州咏菊诗词从唐代开始选辑，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颍州西湖咏菊诗词。其中古代颍州咏菊诗词作者14人，诗词22首；当代颍州咏菊诗词作者151人，诗词519首，赋1篇。总共165人，诗词541首，赋1篇。

三、当代作品选用以本市作者为主，外地作者则要求作品与颍州菊花有关者。古代作品限于颍州籍及在颍为官者的咏菊作品。

四、作品排序：以当代为先，后排古代作品。当代作品按作者姓氏笔划为顺序，古代作品按朝代先后和作者出生年月先后为顺序。

五、所选当代诗词，格律上本着“平仄从严，韵脚从宽”的尺度掌握。用新声韵者据惯例不再标注。五绝不再标古近体。未守格律者标明“古体”。少数当代作品的个别字句编者有所修改。

六、书中古代颍州咏菊诗词的《注释》主要参照王秋生等诸位先生所著的《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颍州西湖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两书，部分是编者自注。

前言

魏建功

菊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它虽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也不像荷花那样亭亭玉立，但它凌寒怒放，笑傲风霜，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为文人雅士所推重，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

颍州自古以来就是菊花的重要种植地。颍州菊花清香宜人，枝繁花盛，品种多，花期长，名闻天下，历代文人雅士争相赞美。至少从唐代大诗人许浑起就有赞美颍州菊花的诗句流传下来，以后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等文化名人都留下了赞美颍州菊花的诗词。这些诗词是我们阜阳的宝贵文化遗产。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阜阳也和全国一样欣欣向荣，各项事业有了快速发展。伴随着文化事业的逐步繁荣，阜阳市诗词学会也度过了它的二十岁生日，进入到生气勃勃的岁华，各项诗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2010年初，部分诗友提出举办重阳咏菊诗会的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应该积极支持。经研究，由对此事非常热心的听障人士、学会会员邢思斌先生开始联络社会各界并组稿，同时由学会组织人员审核、编辑稿件。此事得到了市作家协会、市残疾人联合会、市电视台，特别是得到了颍州区政府、区文化广电局的大力支持。经数月筹备，于该年

10月16日在阜阳市文峰公园的文峰塔院内举行了2010颍州重阳敬老助残咏菊诗会。阜阳市诗词学会会员各界人士百余名参与了诗会活动。诗会经电视转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会诗词刊物《聚星诗坛》当年第四期专门开辟专栏发表了诗会的部分咏菊诗词。

此后我们就筹备在此基础上编纂《颍州菊韵》一书。在咏菊诗会收稿的基础上，先由陈国典先生、邢思斌先生操作征稿，其他几位先生先后参与审编。因工作量较大，在2011年11月市诗词学会换届后，经协商由学会统一组织人力编纂此书，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又经过数月努力，时至今日《颍州菊韵》终于付梓。它收入了165位诗人咏菊的传统诗词541首赋1篇以及部分阜阳书法名家的墨宝。这里既有颍州先贤的咏菊名篇，也有当代阜阳诗友咏菊的传统诗词作品。特别感谢不少外地诗友馈赠了他们的有关作品，使本书增色不少。

非常高兴的是编委会邀请了阜阳市著名的文史工作者王秋生先生作本书的文化顾问。王先生曾两次到北京作《论语》讲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不但本书的古代诗词部分的注和疏解来源于王先生的有关著作，而且他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详细梳理了古颍州菊文化，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本书增光添彩。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阜阳在线总裁刘怒涛先生。经颍州区文化广播事业局侯幼林局长的热心牵线搭桥，刘怒涛先生慷慨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刘先生热心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出于对残疾人事业的帮助之情，不少作者不但惠寄佳作又寄来善款，这部分资金统一由听障人士邢思斌先生用于残疾人事业和编书的前期工作，需要给予说明。

作为市诗词学会会长，我相信咏菊诗词一书的发行一定會在阜阳市诗词学会和诗词创作者中产生很大的反响，并将进一步推进学会会员的写作热情。《颍州菊韵》将成为展示阜阳文化和阜阳西湖文化的名片之一，为阜阳人文历史添上亮丽的一笔。

由于成书时间短，工作量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疏漏，恳请同仁和读友给予批评指正。

四海共知颍州菊

王秋生

如果有人问我，如果为阜阳选择一种市花，你认为选哪一种最合适，我会毫不迟疑地说：“那当然是菊花。”这不是我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菊花与阜阳的历史渊源太深了，留下的文化积淀太丰厚了。

阜阳，古称颍州。说菊花与阜阳的历史渊源深厚，可以先来看看唐代诗人许浑的《颍州从事西湖亭宴饯》，其诗云：

西湖清宴不知回，一曲离歌酒一杯。

城带夕阳闻鼓角，寺临秋水见楼台。

兰堂客散蝉犹噪，桂楫人稀鸟自来。

遥想征车过巩洛，此中霜菊绕潭开。

许浑，唐代著名诗人，字用晦。这首《颍州从事西湖亭宴饯》诗应为许浑润州司马任后，去京城长安谋职，途经颍州所作。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许浑来到颍州，与其职官相俦的颍州从事在西湖之上接待，此为颍州从事为许浑饯别时，许浑所写的离别答谢诗。诗中的“秋水”点明了时节。末两句“遥想征车过巩洛，此中霜菊绕潭开”，应为颍州从事在西湖上请许浑赏菊，而菊花尚未盛开（“绕潭开”），给作者留下了遗憾。许浑与颍州从事在西湖之上宴饮直至黄昏，临行之际，最惦念的是颍州西湖的菊花。

看来早在唐代，颍州菊花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以至于成了许浑心中的牵挂。作者设想当我到了“巩洛”（应指洛阳一带）的时候，颍州的菊花应该开放了吧？

许浑的重阳节在颍州度过，这首诗当写于重阳节那天。重阳登高，重阳赏菊，是古老的民俗。许浑重阳那天应东道主之邀到西湖宴饮饯别，可惜没有看到盛开的颍州菊花。许浑的“遥想征车过巩洛，此中霜菊绕潭开”后来被用成了典故。而颍州菊花开放较晚，许浑的诗不是孤证，还是有其它诗词可以印证的。

庆历六年（1046）秋，宋代大诗人梅尧臣来颍州，留下了几首与菊花有关的诗，诗题就点明了时间。梅尧臣来颍州时，晏殊为颍州太守，在西湖设宴款待，梅作《八日就湖上会饮呈晏相公》诗云：“明当是重九，黄菊还开不？”这里显然把许浑的诗用为典故。许浑没有看到颍州西湖盛开的菊花成为牵挂，我的运气如何？梅尧臣写了这首诗，表达想在明天即重阳佳节观赏颍州菊花的心愿。为了实现梅尧臣的愿望，次日，晏殊特地带梅尧臣去西湖撷芳园赏菊，梅作《九日撷芳园会呈晏相公》，诗云“今日始见菊，虽未见全开”。能见西湖菊花很好，很满意，但还是遗憾，菊花尚未全部开放，尚未盛开。

见不到颍州菊花盛开为什么遗憾呢？因为颍州菊花太美了，颍州菊花已经享有美名。

重阳正是赏菊的好时节，颍州菊花为什么老是姗姗来迟呢？

颍州菊花又为什么这样令人留恋呢？颍州菊花又美在哪里呢？清初诗人、学者计东有《颍州菊花记》，讲得清楚明白：

江南菊每本止留数蕊，花始大可如掌，多则惧分其力。颍则一本可开五六十花，其本大如树，高于人二三尺。花之小者，亦与江南如掌等，一异也。又能开两月不萎，或善藏之，可三月。我乡花始放，必移置之密室，以避霜降。颍则任其所置，俱无所畏。予试以二十本植塾之庭，至九月望（农历十五日）后，夜严霜皓皓满地，手拥故裘犹畏寒。四更起坐月下，秉烛视菊，灼灼有光。至旦，益妩媚迎人，颜色不稍稍挫，似胜藏之堂庑者，又一异也。我乡独采所谓甘菊花，曝诸日，贮为药，于他菊无问焉。颍好事者则悉采诸花蕊，蒸以为露，其白如雪，其清如泉，其香若兰蕙，以荐诸蔬，无不妙，尤异也。

计东是今江苏吴江人，他把颍州菊花与江南菊花做了比较，讲到颍州菊花的三个奇异之处。这三个奇异之处的前两个，是颍州菊花的自然属性和特点，花多而大，花期长，这也是颍州菊花的品格和魅力。特别是严霜皓皓满地，仍然迎霜怒放，灼灼有光，令人神往。其第三点，则讲了颍州人对菊花特有的爱好，以及颍州的菊花文化。“采诸花蕊，蒸以为露，其白如雪，其清如泉，其香若兰蕙，以荐诸蔬”，菊花，已经融入颍州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之中。颍州菊花既然如此之美，许浑与梅尧臣老是惦念颍州菊花，也就不难理解了。

欧阳修与颍州菊花感情也很深厚。皇祐元年（1049）他在颍州做太守时，作《答通判吕太博》诗有“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句，写的也是颍州菊花的状况。欧公说：你们当初想看颍州西湖菊花，如今菊花开放了，可惜你们看不到了。这两句诗不仅与许浑、梅尧臣的诗句有呼应，“落英”二字更该注意。落，训“初”；落英此处指初开的菊花，我在《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一书中有注释。试问枯萎败落的菊花如何可餐？我在注释时还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是楚怀王时人，《离骚》是屈原晚年之作，那时颍州早属于楚国之地，屈原的“秋菊之落英”写的是颍州菊花也未可知。这也不是我的杜撰，一是据计东文章可知，直到清代，颍州依然有以菊花为餐的习俗。二是计东在《颍州菊花记》最后部分对颍州菊花的历史文化也有一段考证：

考今颍州为春秋胡子国，入于楚，楚灵王卒乾谿，在今州东北五十里。楚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又云“采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非诬也。大都淮汝间，土厚风和，物产尤美。欧阳子思颍之言，菊花亦一验也。予特为之记。

计东说欧阳修思念颍州与颍州菊花之美有关，值得注意。颍州菊花不仅与屈原有关，与许浑有关，与梅尧臣、晏殊、欧阳修、计东有关，留在他们不朽的诗词文章里，而且脉络清晰，可圈可点。而且与文化巨人苏轼也关系密切，苏轼两次来到颍州，

都与颍州菊花撞了个满怀。

熙宁四年（1071）九月，苏轼赴杭州通判任，与苏辙来颍州看望是年七月致仕的欧阳修，与老师在颍州度过了二十多天的快乐时光。欧公在颍州西湖设宴，苏轼作《陪欧阳公宴西湖》诗，有“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君寿，公言百岁如风狂”句，根据颍州菊花的习性，从这首诗中的“草木新着霜”、“晚菊”和“争煌煌”看，时间大体应该还是在重阳节期间（还有其它诗词可证，此不赘述）。苏轼插花起舞所用的当然是颍州菊花，而这一次则是盛开的菊花，苏轼既已点明是“晚菊”，那么重阳节佳节应该已经过去。苏轼在颍州菊花盛开之时为老师欧公插花起舞，一是当时习俗，二是为老师助兴，表达尊师敬老之情。宋人爱插花，男人亦如此，这是有宋人笔记可证的。

时间又过了二十年，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知州时，还曾经与朱勃就颍州菊花有过一番议论，苏轼作《赠朱逊之》诗，并有序文：“元祐六年九月，与朱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骍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注意，这里又是一个九月，九月为菊月，“会议于颍”很可能又赶上了重阳节，其诗云：

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鞞衣亦令名。

一从人伪胜，遂与天力争。易姓寓非族，改颜随所令。

新奇既易售，粹驳宜相倾。疾恶逢伯厚，识真似渊明。

君言我所印，世论谁敢评。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赭。

序言和诗里讲菊花，涉及到中国古代礼教文化对颜色的社会定位，涉及到古代的菊花文化等。而简单说来，这首诗主要展现的是苏轼的人格追求。苏轼对菊花的议论大有深意存焉，他在颍州还留下了书法珍品《菊说帖》。这一点，喜爱和研究颍州书法历史的可以特别予以注意。

苏轼的好友刘景文也在这一年九月来颍州，时间在重阳节之后，其作《寄苏内翰》诗云：

倦压鳌头请左符，笑寻颍尾为西湖。

二三贤守去非远，六一清风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曾插菊花无？

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

这里显然是以苏公二十年前与老师的欢聚为事典、诗典，苏轼当年的青丝已成了霜鬓，但不知还有没有插花的雅兴。刘景文说“六一清风”，那么什么是六一清风呢？是不是赏菊、爱菊之风呢？我以为是，至少有关系。

历代文人为什么那么喜爱菊花呢？这是因为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文化品格的，是有道德定位的。说到菊花，一般多引用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予谓菊，花之隐者逸者也”，“晋陶渊明独爱菊”，“陶后鲜有闻”。然而，在中国文化中，

对菊花的文化品格定位既不自周敦颐始，也不自陶渊明始。还要往更远更久去追溯，至少要追溯到屈原那里。而要考查清楚，恐怕还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阜阳的菊花文化。

我们说阜阳的菊花文化，源远流，不是虚妄之言。流长，也不是谰语。清中期，颍州本土诗人程溶作《九日西湖之约，予以卧病不与》诗云：

壮心无那病相催，辜负骚坛九日杯。

好梦时从湖上得，新诗只向枕边裁。

欲乘黄鹄御风去，口羡白衣携酒来。

犹有前期欢会在，绕潭霜菊未曾开。

作者在给这首诗所作的自注中，对诗句的典故出处，都说得清楚明白。“好梦时从湖上得”句，作者自注：“子瞻有‘春梦屡寻湖十顷’之句。”“犹有前期欢会在，绕潭霜菊未曾开”句，作者自注：“许浑西湖诗有‘此中霜菊绕潭开’之句。”

你看，从先秦到清，两千多年，颍州菊花文化一直脉络清晰，绵绵不绝，一直保存在古代诗人的记忆里。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从清末起，传统文化开始出现断裂、断层，我们所不熟悉的又何曾只是颍州的菊花文化？因此，重建阜阳的历史文化叙事，重建阜阳的历史文化记忆，对于今人来说，就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这里还有许多许多的工作要做。

阜阳市诗词学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以研究、普及、

弘扬传统诗词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里就自然包括了填平弥补传统文化断裂、断层的艰巨任务。参加这个组织的同仁们不图名，不图利，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克服重重困难，多少年来默默耕耘，不懈努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为弘扬传统文化，弘扬传统诗词文化，繁荣阜阳地方文化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如今，以阜阳市诗词学会为主体的165位阜阳诗人，又将他们创作的歌咏颍州菊花的541首传统诗词汇为一编，裒为一集，以《颍州菊韵》为名付诸剞劂。该书还收录了阜阳书法名家的咏菊墨宝，使这本菊韵在可读性之外又增添了可观赏性，真是双韵俱，二美并，实在可喜可贺。如果说《颍州菊韵》一书的编撰，是许浑、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轼、刘景文、程颢之后，阜阳菊花文化、咏菊文化的又一件值得记录的盛事雅事，当不为过。

在这本《颍州菊韵》付印之前，该书的编撰者希望我写一篇文章作为序言，我自知实在没有作序的资格。因为收录在《颍州菊韵》里的诗词、书法作者，不少都是我的师长、前辈、领导，我怎敢作序？不过盛情难却，师命难违，在此简单梳理一下颍州菊花文化的历史，仓促写下个人的一点读后感想，以就正于大雅诸公。同时，也算是为弘扬阜阳的菊花文化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吧。

2012年2月26日 匆草



出席诗会的老领导、老干部们

《颍州菊韵》编委会与诗友合影

